

*Christian Moderns: Freedom and Fetish in the Mission Encounter.*

Webb Keane. 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2007. 323 pp.

楊淑媛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

這是一本相當理論性的書。它所關注的中心議題是現代主體的形成與其伴隨的道德焦慮。作者認為現代性非常獨特的一個面向或性質，是對人的自我解放與自我掌控的關注，並認為這樣的解放是好的、具有超越地方性價值體系的倫理性。他稱之為現代性的道德論述 (the moral narrative of modernity)。在他的看法中，現代性的道德論述是以特殊的符號學意識形態 (semiotic ideology) 為基礎的，它假定了人與非人、自然與文化、符號與物等之間的分離，企圖將主體從社會性與物質性的糾纏 (social and material entanglements) 中解放出來。宗教改革與基督新教在形成現代性道德論述之過程中，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。基督新教在非西方世界的傳播，不僅使它成為形塑後殖民世界的重要歷史性動力，也使現代主體與其道德自主性成為一個跨文化的議題。本書即從基督新教中加爾文主義 (Calvinism) 在東印尼的 Sumba 島上的傳播，來探討這個問題。

本書共分為三部分，涵蓋的範圍驚人地廣泛。第一部分勾勒整體的研究架構，說明本書對基督新教及其與現代性道德論述之間關係的理論取向。作者強調基督教的普世面向，反對將它只視為是地方性認同的表現。他並將基督新教放置在更大的分析與歷史脈絡中，討論人的道德主體性與自我意識概念的發展、文化與宗教作為不同範疇之區別是如何被建構並相互加強、以及基督教獨特的時間觀和歷史意識等議題。第二部分探討 20 世紀初期荷蘭傳教士所引入的加爾文主義和 Sumba 島上祖靈 (*marapu*) 信仰與相關儀式的相遇過程中，雙方對語言、物與人觀之性質與其相互關係的不同認識或假設，如何表現在對婚姻交換、儀式禱詞、祭肉、教會的講道以及禱告等各種面向的處理與爭議上；並在相關實踐中進一步被形塑、加強或改變。第三部分則處理符號學的意

識形態在當代、不那麼宗教性的脈絡中的表現，例如當地人如何面對文化客體化的發展，以及貨幣與商品化的議題。

雖然本書涵蓋的議題和現象非常廣泛，它在理論上卻有相當高的一致性。作者的分析中最核心的是符號學的意識形態此一概念。它擴充了語言人類學的研究傳統中所說的語言意識形態 (language ideology) 的概念，指的是一套對語言的特性、使用與關係的文化觀念體系，但特別強調語言的物質性 (materiality)，亦即符號與其所指涉的事物之間具有真實的關聯。作者強調語言之物質性的目的，是要把語言、物和人放在同一個架構中來探討它們之間的界限與動態關係，特別是對語言和物的觀念與使用如何影響了主體的形成。例如，加爾文主義否認信仰主體的建構需要任何物質性的媒介，因此反對天主教對聖像 (偶像)、聖物的使用與對聖體的解釋。它否認儀式本身具有產生信仰的效力，而重視聖經的閱讀與內在信仰的培養。加爾文主義將個人的內在信仰與教義結合在一起的企圖，使之特別注重信經典範 (creed paradigm)，並強調非物質性意義的優先性與道德價值。這些符號學意識形態的最終目標，是要將主體的內在信仰由物質性的環境中抽象出來，以確保其純粹性。當 20 世紀初期荷蘭傳教士將加爾文主義傳到 Sumba 島上時，它遇見了另一種符號學的意識形態。當地傳統的 *marapu* 信仰對語言、物和人之間的界限與關係，有一套和加爾文主義者很不同的看法。例如，*marapu* 信仰中非常強調人與祖靈之間的關係需要物質性的媒介，因此儀禮物的交換特別發達。儀式禱詞通常以對句的形式來進行，目的是要建構主祭是以祖先的聲音在發言的效果，使祖靈成為儀式的主體以賦予儀式效力。語言、物、人與精靈之間，以及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分離並不是絕對的。但這樣的文化觀念與實踐在加爾文主義者眼中，就成了無法分辨主體與客體之間正確界限的拜物主義 (fetishism)。並且，人與物、主體與客體之間的混淆被認為是具有威脅性的，它使現代主體的解放與自主性岌岌可危。Keane 費了很大的工夫，從婚姻交換、禱詞、儀禮物和講道等各種不同層面，去探討這兩種符號學的意識形態之間的差異與衝突。他也強調現代性的純粹化 (purification) 計畫，亦即創造人與非人、符號與物、主體與客體等的劃分的企圖，注定是不完全的。這並非只有在跨文化的脈絡中才是如此，在西方社會中亦然。因此，現代性往往伴隨著道德的焦慮。但是，接受加爾文主義而成為基

督徒的Sumba人，在其現代主體性形成的過程中，特別深刻地經歷了這樣的焦慮。

本書是近幾年來關於基督教的人類學研究中，理論企圖與成就最大者。它的貢獻是多方面的。首先，本書並不只是對本土性或地方性基督教的研究而已，而是能夠從宏觀的歷史發展過程中，同時兼顧基督教普遍性的與地方性的面向，去探討基督教與現代性之間的關係。其次，本書很有技巧地把神學與人類學的議題結合在一起討論，其分析的深度與理論的一致性都很罕見出其右者。第三，本書提供了對殖民脈絡中基督教的傳播很獨特的分析視野。它跳脫出偏重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權力關係，而忽略基督教教義內容的角度，對基督新教（特別是加爾文教派）如何透過其宗教實踐中對語言、物與人之間界限與關係的界定，來建構現代主體、其信仰的真誠性與道德自主性，提供了複雜且細緻的分析。最後，在對現代性的認識上，本書從對其道德層面的探討，提出了不同於從人的異化與客體化角度研究的理解。

雖然這本書的貢獻很多，它卻是一本不容易理解的書。這一方面是因為本書的理論抽象度相當高；另一方面是因為和理論的討論相較而言，它所提供的民族誌描述顯得單薄或不均勻。本書的民族誌資料主要依賴早期荷蘭傳教士的文獻記載，來自作者實地的田野工作的第一手材料很有限。因此，它對Sumba基督教化過程的研究，時間上雖然幾乎橫跨整個20世紀，卻偏重早期荷蘭傳教士進入的時期，很少觸及當地本土的神職人員接手後教會的狀況，也缺少對當代的、日常的教會生活的描述與記載。教會文獻資料與田野資料之間不均衡的情況，使本書多少給人偏重傳教士觀點而忽略Sumba人觀點之感。這也使加爾文主義者與Sumba島上 *marapu* 信仰者之間的二分與對立，顯得特別凸顯，而有本質化的嫌疑。即使如此，本書對研究現代性、宗教人類學、東南亞民族誌、比較殖民主義的學者而言，實在是一本必讀的好書。大力推薦給讀者。